黃氏逸書考

子史鉤沉　逸書考

干寶晉紀　甘泉黃奭學

高祖宣帝

帝問宣王度淵將何計以待君宣王曰淵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爲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審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據遼水然後守也帝曰往還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

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三國魏志明帝紀注

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隲寇柤中琮已破走而樊圍急宣王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歴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圍樊城不可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之此謂縻軍不能而任之此爲覆

軍令彊埸騷動民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溼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乃令諸軍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魏志三少帝紀注

孝惠帝

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 魏志

荀彧傳注

曹爽

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 魏志曹爽傳注

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魏志同上 藝文九十三 御覽八百九十五引棧豆作芻豆又四百三十二引至智囊往矣

魯芝 楊綜

爽旣誅宣王卽擢芝爲并州刺史以綜爲安

東參軍　魏志曹爽傳注

王淩

淩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淩呼曰賈梁道王淩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太傅有疾夢淩逵爲厲甚惡之遂薨　魏志王淩傳注

孟達

達初入新城登白雲塞嘆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失之乎　魏志明帝紀注

諸葛誕

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陣而死 魏志諸葛誕傳注

初壽春每歲雨潦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築圍也誕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月城既陷是日大雨圍壘皆毀誕子靚字仲思吳不還晉靚子恢字道明位至尚書令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 魏志同上

馬隆

兗州武宦東不馬隆託爲愚家客以私財更殯葬行服三年種植松柏一州之士媿之魏志王凌傳注　愚謂令狐愚王凌外甥

賈充

成濟問賈充曰事急矣若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爲今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魏志三少帝紀注

劉陶

毌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爲平原太守又追殺之魏志劉曄傳注

蔣濟

蔣濟以曹眞之勳力不宜絕嗣故以熙爲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於爽發病卒魏志曹爽傳注

呂安

呂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爲相國掾俱有寵於

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　魏志王粲傳注

嵇康

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

魏志王粲傳注

陳咸

曾字穎考正元中爲司隸校尉時母邱儉孫

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爲武衛將軍

荀顗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爲宮婢以贖

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爲議議曰大魏承秦漢

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　魏志何夔傳注　何曾　曾謂

姜維

會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

此爲速矣會甚奇之　蜀志姜維傳注

姜維爲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不得其死也　蜀志同上引干寶曰此當是姜維論

諸葛瞻

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蜀志諸葛瞻傳注引干寶曰案當是諸葛瞻論

薛瑩

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吳志薛綜傳注

趙達

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

飾爲一夕而成魏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

權令趙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志孫權傳注

御覽一百九十二引至一夕而成車以木楨作以木爲板

陟璆

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

君子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懃既至魏帝見之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儐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寨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

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吳志孫皓傳注　書鈔四十引至布大悅

岑昏

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獨言若爾便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吳志孫皓傳注

張悌

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於楊荷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接字疑）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强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僞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坑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

揚州刺史周俊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板橋獲悌震瑩等

吳志孫皓傳注　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吳軍帥張悌帥衆一二萬濟江與討吳護軍張翰至屢陷堅陣周俊作周浚

何廣

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柹以呈孫皓曰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也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對曰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吳志孫皓傳注

孫秀 此非從趙王倫之孫秀

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吳志孫匡傳注已上俱三國志注

太祖文帝

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世說新語方正篇注三國魏志陳泰傳

注引告以可否上上有顓至二字詠賈充上無
可字唯有上有桼言二字乃止作不更言
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讚注引之殺作之
弑其故太常陳桼下即接垂涕而入無而字
誅賈充上無可字唯有上有桼言二字乃止
作乃久不言下有爲侍中轉左僕射薨八字
御覽四百二十八引之殺作薨下作太祖
會朝臣而謀其故作其日荀顗召之下即接
垂涕而入誅賈充上無可字更思其次上作
不可爲桼曰下作但見其進末句作大祖乃
不復豐

孝惠帝

皇太子有醇古之風美於信受侍中和嶠數言於上曰季世多僞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

主憂太子不了家事願追思文武之阼上既重長適又懷齊王朋黨之論弗入也後上謂嶠曰太子近日朝吾謂差進卿可與荀侍中共往言及顗奉詔還對曰太子明識弘新有如明詔問嶠嶠對曰聖質如初上默然世說方正篇注

夏侯玄

初豐之謀也使告玄玄荅曰宜詳之不以聞也故及於難世說方正篇注

王經

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 世說棲逸篇注

荀勖

荀勖始造正德大豫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較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乃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世說術解篇注

呂安

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率爾命駕世說簡傲篇注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弗之
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
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世說同上

阮籍

何曾嘗謂阮籍曰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
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
復言之於太祖籍飲噉不輟故魏晉之間有
被髮夷傲之事背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

籍爲之也世說任誕篇注

陸抗

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世說尤悔篇注　已上俱世說注

中興之瑞

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椎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至月朔至正以爲晉氏中興之瑞水經渠水注

晉紀總論

史臣曰（藝文無史臣曰三字）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藝文下即接至於百姓與能）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初學記作深隩）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晉書隙作瑣）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晉書無屢拒已下至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藝文無玄豐亂內已下至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藝文下即接至於世祖）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晉書無名器至伊尹十二字）至於世祖遂享皇

極正位居體羣書治要錄晉書自世祖正位居體起重言愼法晉書無正位居體二句仁以厚下治要厚作原誤儉以足用和而不弛治要無儉以二句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悅勸治要作歡悅藝文無重言已下至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治要無思輯已下十四字而獨納羊祜之策治要無而字以從善爲衆故藝文無以從六字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晉書無以從善至羣議十六字而伏王杜之決晉書無而字汎舟三峽介馬桂陽晉書無汎舟二句治要無以從善至桂楊三十字役

不二時江湘來同(治要湘作湖藝文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晉書無夷吳蜀二句藝文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晉書無太康四字)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治要無太康至被野十六字)餘糧棲畝(治要棲作委)行旅草舍(治要無行旅四字)外閭不通(治要閭作關藝文通作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晉書無行旅已下至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藝文無民相遇已下至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晉書無百

代之一時五字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治要山陵作陵土楊駿被誅治要楊駿上有而字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晉書無朝士至十族十字尋以二公楚王之變治要無尋以八字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治要郤作隙歲構晉書無而閼伯九字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晉書無而顛墜九字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治要無至乃至之謠十六字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晉書勢作世於是輕

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治要無朝爲伊周至赴火四十字晉書無於是至赴火一十字內外混淆庶官失才治要無庶官四字名實反錯天綱解紐治要無天綱四字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晉書劉淵作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藝文無武皇既崩已下至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晉書無二十至爲墟九字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晉書無山陵四字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治要無故字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晉書無故于時至素也十五字劉淵作元海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晉書無凡庸四字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治要裳作衣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晉書無成敗四字擾

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治要脫芥字]將相連頭受戮[晉書作連頭治要頭作頸]以乞為奴僕而猶不獲[晉書無乞為至不獲八字]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藝文無夫作法已下至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治要無常也二字]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藝文無羣生已下至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治要動作重藝文同]者不可以爭競據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晉書無而不五字]與其

大災而不尸其利晉書無而不五字藝文百下卽接是以感而應之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治要古先哲王下作知利百姓下卽接是以云云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晉書無順乎天至其義十四字治要同藝文同然後設禮文以治之藝文治作理下卽接故衆悅其教而安其俗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晉書治之作理之篤作尊故衆知向方治要無衆知四字皆樂

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藝文無故其民已下至害義又況可治要無可字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藝文下即接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治要者下有之字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

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書無故延陵已下至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晉書無其詩曰已下至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豳之邰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其民以至於太王晉書無以字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

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曰仁人不可失也（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晉書無居之二字）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晉書無每勞來已下至乃畝）以至於王季（晉書無以字）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之光）至於文王備修舊德（晉書無備修四字）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晉書無故其詩曰已下至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晉書內睦作內陸無養老乞言四字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晉書婦道上有成字無故其詩曰已下至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晉書無故

日已下至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晉書無於是已下至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名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晉書無保大已下至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

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晉書無爰及已下至一也治要昔周之興也至一也俱無自今晉之興也治要無今字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晉書無蓋有為一句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晉書無務伐四字桀作孽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

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治要無功列已下至會也是其創基立本治要無是字異於先代者也治要無者也二字又藝文無無基廣已下至又字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晉書無又之二字之士作之人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藝文恥尚作趣向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晉書溥作蕩治要同行身者以放濁治要濁作蕩爲通而狹節信治要信作操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藝文無行身已下二十四字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

是以目三公為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晉書無目三公至之名十六字治要無是以已下至之名藝文同）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藝文無其倚杖已下十五字）若夫文王日昃不暇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共舊誤其黜舊誤黜從晉書改）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晉書無而相詬病四字治要無若夫已下至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治要官者作宦者）為身擇利（藝文下即接其婦女莊櫛）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治要錄作統）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晉書無機事八字）而世族貴族之子弟（治要貴族作貴戚）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列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治要無數字）直筆而不能糾（晉書無長虞九字）其婦女莊櫛（治要莊櫛作飾）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藝文無先時八字）故

皆不恥[治要作故不取誤]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藝文無有逆于十字]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晉書無有逆于至上下二十字]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治要聞作問]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晉書無如室九字治要同]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治要作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藝文引止此]故觀阮籍之所行而覺禮教

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治要事作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章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有晉書有作我治要同惠帝以蕩蕩晉書作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

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治要止此晉書無故賈后以下至惡乎）懷帝承亂之後（晉書無之後二字）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徙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

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瑯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晉書無然懷帝已下非道弘人者乎至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文選四十九又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仁以厚下羣書治要二十九載晉書自世祖正位居體至一婦人之惡乎初學記九引史

臣曰至四海悅勸矣　藝文八十一引昔高祖宣皇帝至其此之謂乎　晉書五愍帝後全載此論而刪截之　御覽二百引晉紀論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免嬪嬙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

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文選四十九引高光爭伐定功業也見文選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初學記九鴻黄作鴻荒誤隨時二字不重亦誤

高祖宣帝

魏武帝爲丞相命高祖爲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注

魏文帝即王位爲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

騎大將軍 文選同上

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 文選同上

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遂夷三族 文選同上

高祖東襲太尉王淩於壽春初淩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閤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至京師飲

藥而死文選同上

世宗景帝

世宗景皇帝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文選晉紀總論注

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羕迎豐主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磔殺之玄夷三族文選同上御覽三百七十一引中書令李豐謀廢大將軍世宗使舍人王義請之豐來辭不遂左右以力環築腰死

揚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

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文選同上

太宗文帝

太祖文皇帝母弟也案母弟上宜有景帝之三字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文選晉紀總論注

天子命太祖爲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爲王文選同上

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於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文選同上

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畧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 文選同上

世祖武帝

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 文選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榮 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孝懷帝

詔豫章王熾爲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卽位崩

謚曰懷皇帝 文選晉紀總論注

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 文選同上

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

文選同上引晉懷紀

孝愍帝

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

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 文選晉紀總論注

關中建秦王業爲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

爲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卽位於長安崩謚曰愍皇帝 文選同上

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 文選同上引晉愍紀又劉越石勸進表注引晉紀首五字作賊入掠京都以下同

愍帝詔曰羣邪作逆傾蕩五都 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

中宗元帝

愍帝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 文選晉紀總論注

武悼楊皇后

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於永寧宮廢爲庶人居於金墉城　文選晉紀總論注

賈惠皇后

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妒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墮　文選晉紀總論注

梁王彤

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　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注

彤爲大都督督關中諸軍屯好畤文選同上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注

東海王越

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文選晉紀總論

鄧艾

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文選晉紀總論注

劉寔

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

文選晉紀總論注

羊祜

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强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

文選晉紀總論注

王濬

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

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執諫以爲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之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文選晉紀總論注

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於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於濬文選同上又陸士衡辯亡論注引至浮江而下王渾下有向揚州三字

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不受已

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文選司上

孟觀

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謂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文選晉紀總論注

楊駿

楊駿爲太傅百官總已以聽於駿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又引駿被誅三字上下疑有脫文

韓壽

韓壽妻賈午寔始助亂文選晉紀總論注

嵇康　呂安

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康有潛遯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已巽與鍾會有

寵太祖遂徙安遠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文選向子期思舊賦注

阮籍

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文選晉紀總論注

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

庾純

賈充饗衆客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在人先

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是以後俗言純乃祖爲伍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荅文選晉紀總論注

劉頌

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文選晉紀總論注

劉弘

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尙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文選晉紀總論注又引言君上之議虛談也疑亦劉弘教中語

劉毅

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己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若也注文選晉紀總論

傅玄

傅玄上書曰昔魏武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淸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文選晉紀總論注

傅咸

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絶文選晉紀總論注

郭啟

尚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尚書弗過文選晉紀總論注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文選晉紀總論注

滿奮

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 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注

丁覽

丁固父覽以孝義稱 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劉淵

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 文選晉紀總論注

劉淵遂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 文選同上

劉曜

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

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 文選晉紀總論注

王彌

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 文選晉紀總論注

石冰

蜀賊李流攻益州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爲主石冰應之石冰畧揚州揚州刺史蔚駿降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晉惠紀 已上俱文選注

郭欽

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彊獷自古爲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爲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馮翊太原安定義居數縣其餘及上郡盡爲狄庭連接畿甸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平陽統河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漸徙

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表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弗納羣書治要二十九　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無太康五年四字侍御史作御史大夫邊橫作彊獷自古作歷古無魏初民寡四字西北上有今字下無諸邊二字皆為作皆與至孟津下郎接及平吳之威威作盛實馮翊平陽實作置下郎云帝不聽引自此止

孝惠帝

惠帝自鄴還洛張方以三千騎奉迎自河橋至芒山旌旗前後相屬戈矛若林書鈔一百二十三陳

補

河間王顒

參軍寧吏惠帝立河間王爲太宰輔政置行參軍不限數也 書鈔六十九

譙周

詔騎都尉譙周閑居中道不仕危國蜀亡之際勸劉禪歸命有忠君濟民之謀又躭習典藝博物洽聞朕甚嘉之以爲散騎常侍 書鈔五十八

裴秀

裴秀制地圖有六體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斜六曰迂直 書鈔一百五十七

劉毅

劉毅爲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 書鈔一百三十

孫惠

東海王越治兵召下邳縣孫惠爲記室專掌
文疏 書鈔六十九

束晳

束晳爲祕書監賈謐請爲著作左郎難陸機
晉書限斷 書鈔五十七

傅咸

傅咸兼司隸校尉時朝廷寬宏豪右放恣郡
縣從容寇賊充斥交相請託朝野溷濁咸於
是數日之內三奏免送官奏案謇諤終無所

撓有司肅然　書鈔六十一

傅咸在位多執正爲豫州中正銓評之職　書鈔同上

苟晞

苟晞爲兗州刺史從母有子坐事從母向晞流涕叩頭中外皆乞終不得生死後哭之甚悲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　書鈔三十七　御覽二百五十八引從母作姨母下作寡有一子坐小事下從母亦作姨母中外上有及字乞下有活字終不得生作不聽殺卿作殺弟哭弟作哭卿

劉蕃

劉蕃爲江夏高新令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將歸不受祭吏民往往相聚於路側望柩設奠酹而哭之書鈔七十八

王導

王導爲司徒置西屬一人佐長史參定九品也書鈔六十八

刁協

丞相王導爲協少有令譽乃以爲撫軍行參

軍書鈔六十九

卞壼

卞壼遷太子詹事世稱壼裁斷朝廷實忠於事上也 書鈔六十五 已上俱書鈔

高祖宣帝

魏國既建高祖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 初學記九

天子疾篤帝與曹眞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

者愼勿疑之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同上已上初學記

世祖武帝

武帝自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太連理八生藝文九十八

杜預

杜預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舉觴勸預曰非卿此功不成就預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藝文七十二

石崇

石崇有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美則美矣然本受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藝文十八

御覽三百八十引美而工舞作美如玉善舞美則美矣作麗矣吾所愛下無重字不可得也下有使者曰願加三思崇曰不然十一字 己上藝文

世祖武帝

武帝太熙元年太廟梁折四月世祖崩 開元占經一百十四

高祖宣帝

帝配饗魏太祖廟有奏諸功臣從饗者更以官爲次在荀郭之上 御覽五百二十六

惠賈皇后

賈庶人未害愍懷太子時有謡曰南風烈烈吹白沙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庶人名愍懷小名沙門 御覽三百六十八

初賈后造首紒以繒縛其髻天下化之名頍子紒也 御覽三百七十三

劉寔

鍾會鄧艾將伐蜀與劉寔別客謂寔曰二將當破蜀否寔曰必破但皆不還客問其故寔曰治道在於克讓因著崇讓論曰季世不能讓賢處謝見用之恩莫肯讓於勝己 御覽四百二十四

羊祜

武帝詔曰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羊祜秉德清勁經緯文武雖處腹心之任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爲委任責成之意也以祜爲尚書左僕射衞將軍 御覽二百十一

王濬

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所育者數千人於此能稱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免之無愛生 御覽四百七十九

賈充

太尉魯公賈充薨初賈用韓謐爲賈氏嗣上特許之及議謚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羣后惟民之望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充宜謚曰荒上弗從賜謚曰武 御覽五百六十二

何曾

何曾卒下禮官謚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驕奢不修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詬

辱之聲彼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
曾者也謹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威肆行
曰醜宜謚爲繆醜 御覽五百六十二

文淑

文淑字次騫小名鴦有武力籌策楊林胡烈
爲虜所害武帝西憂遣淑出征所向摧靡秦
涼遂平名震天下爲東夷校尉姿器旅力萬
人之雄 御覽二百七十五

馮恢

處士憑慨志行過人以爲散騎侍郎張華曰

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

次也敬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乃華至慨待

之恭於是時人少之御覽二百二十四

呂安

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遇其

行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獨

宿車中康母設酒求康兒其戲則去御覽四百九十

八文選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詩注引初

呂安友嵇康至千里從之

董仲道

庶人楊氏幽於金墉城陳留董仲道遊於太學喟然而嘆曰建斯室也何爲者乎每見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除其殺祖父母父母者不除以爲道法所不容也何今日公卿處議文飾典禮以至此事乎天理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顧謂謝鯤阮千里等曰易稱知幾其神卿等各可深逃乃自荷擔妻子推鹿車以入於蜀山莫知所往 御覽六百五十二

閻纘

閻纘爲人鯁直不畏强禦初仕爲太傅楊駿舍人 御覽二百四十九

傅咸

傅咸爲司徒長史多所執正 御覽二百九

華譚

華譚依周馥及瑯邪王遣甘卓攻馥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至舍問華侯在否吾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

絹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曰是華侯也御覽八百十七

鄭默

大鴻臚鄭默有母喪既葬有司依常使還攝職默固陳款久乃許之於是定令聽大臣得終喪焉御覽五百四十五

朱沖

南安朱沖其鄰人失犢與沖犢相類來取之沖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慙謝沖沖不

受御覽八百九十八

管輅

初管輅至毋邱氏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林木雖茂無形可交碑誄雖美無後可守御覽五十七

孫皓

孫皓遣使詔書賜班罽五十張絳罽二十張紫青罽各五十張御覽八百十六

成夫人

晉永嘉初有神見兖州甄城民家免奴爲主簿自號爲樊道基有嫗號成夫人欲迎致便載車行當得此免奴主簿從行爲譯以宣所宜汝南梅賾字仲眞去鄴來經兖州聞其然因結羊世茂阮士公諸賓往觀之成夫人便遣主簿出當與貴客語主簿死不肯避成夫人因大嗔索士公馬鞭脫主簿鞭之御覽三百五十九

人產龍

愍帝建興三年抱罕妓人產一龍子色似錦文望之如見神光在牀下少有就視者御覽三百六十一

盤瓠

武陵長沙郡夷盤瓠之後也雜處五服之內憑土阻險每常爲猱雜魚肉而歸以祭盤瓠俗稱赤髖橫裙子孫御覽七百八十五

白石綺

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識者尤之曰石非繒

綵之稱御覽八百十六　已上俱御覽

魏文帝

魏文帝臨江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寰宇記江南東道潤州丹徒縣

孟宗

孟宗江夏人遷吳會時制不得將家行每得時味必以寄母緯畧六

孫皓

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後漢

干寶晉紀

書隗囂公孫述傳論注

案晉書五行志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晧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又云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褼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苟貴

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爲純蓋古
喪車之遺像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
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爲晉之禍
徵也及惠帝踐祚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
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
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
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又云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於
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

覩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寶以爲夫屩者人之賤服處於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又云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

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
不將又天意也又云愍帝建武元年六月
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郎
旱而大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
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又云武帝太康六年
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孼也干寶以
爲獸者陰精居於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
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
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將作而金受其敗也

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又云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干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象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又云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譟相告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又云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

黃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黃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黃菜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

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又云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屍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又云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鎭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臧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

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事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干寶以爲寃氣之應也又云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九瑞與非時則爲妖孽況困於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

土運靑木色而不勝於金黃得位靑失位之象也靑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尅伐也故高貴鄕公卒敗於兵又云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承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案已上敘說不無晉書文飾其辭然既引干寶曰是必干寶晉紀所有故備錄之又宋書五行志亦引干寶曰茲不備載

附司徒儀

左長史之職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也 書鈔六十八

左長史職掌佐公修文政掌察郡吏 同上

司馬之職掌佐公修武政商其軍旅飾其器械也 同上

從事中郎之職分曹綱紀其事維正大禮 同上

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以訓羣吏以重朝望 同上

錄事之職掌總錄衆曹管其文案 書鈔六十九

錄事參軍掌舉直錯枉同上

記室掌表章啟奏同上

記室之儀凡有表章雜記之書掌創其草同上

記室之職凡掌文墨表章弔賀之禮題署也同上

中兵參軍掌督帳內牙門將及軍器給其軍事也同上

中兵之任凡在軍者以時科其器械綜其人數罰姦詐均勞逸同上

從事中郎之職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紀綱其事維正大體參輔謀議 御覽二百九

左長史職掌檢其法憲明其分職 同上

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詛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朔望各掌其所曹之治 同上

行參軍之職凡使命及督察復行之事彈劾遒選獻納聞見以達視聽 御覽二百四十九

習鑿齒漢晉春秋　甘泉黃奭學

劉璋

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三國蜀志劉璋傳注　羣書治要二十七蜀志注

先主

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蜀志先主傳注　御覽一百十七引蜀志下小注

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

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變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魏志劉表傳注又蜀志先主傳注引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以下同

劉表

表荅羲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大義也治中何獨怪乎魏志劉表傳上羲謂鄧羲

後主

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

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 蜀志先主穆皇后傳注

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蜀志後主傳注

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

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心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蜀志後主傳注御覽五百六十八引晉文王與劉禪宴為之作蜀妓樂至何由併之下有哉字微節數字又四百九十九引司馬文王問劉禪曰頗思蜀不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後答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望無日不思因閉其眼王曰何以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如尊命左右皆大笑

北地王劉諶

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蜀志後主傳注 御覽四百三十八引至然後自殺理窮作數窮

李昭儀

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蜀志張皇后傳注

諸葛亮

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蜀志諸葛亮傳注　文選諸葛孔明出師表注引諸葛亮家於南陽之鄧縣

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秖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

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可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喪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蜀志諸葛亮傳注書鈔一百十八陳禹謨引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既得孟獲使觀於營陣之間已下同御覽三百二十二引諸葛亮至南中已下同蜀志注引至七縱七擒

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

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息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

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何況

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

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敗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覩也
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
記蜀志諸葛亮傳注　書鈔一百十三陳禚
引街亭之敗或勸諸葛亮更發兵者至可
蹻足而待矣　白帖善敗引街亭敗後或勸
諸葛亮更發兵至民忘其敗中多刪截
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
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名
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
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
顯絕仇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

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於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

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北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蜀志諸葛亮傳注

亮圍祁山招鮮卑柯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眞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耀戴陵

郭淮等宣王使戴陵留精兵共四千守上邽
餘衆悉出而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
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
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
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
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
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
還宣王尋亮於鹵城張郃曰彼遠逆我請戰
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其祁

詣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蜀志諸葛

亮傳注御覽三百三十七引柯作輌駐羅下無鄙字徼作邀其麥下無與字亮引下有兵字以在近無在字示出作亦出故尋亮故作固如虎作如畏虎何千作何平南圖作備國鑑上無玄字無角弩三千一百張七字

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蜀志諸葛亮傳注

亮卒於郭氏塢蜀志諸葛亮傳注

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美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蜀志諸葛亮傳注　御覽四百九十六引諸葛亮卒楊儀整軍而出宣王不敢逼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費禕

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

猶不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侯能者無以爲希冀僥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蜀志姜維傳注

姜維

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爲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

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敝破之必矣維從之吳志諸葛恪傳注

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光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旣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劒而妄死彼豈闇

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蜀志姜維傳注　藝文二十五引而知其心下即接乃說之曰算無遺策下即接今復定蜀云云利害使之然也下即云何不法陶朱公至老夫矣無末六字

廖化

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

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蜀志宗預傳注

傅僉

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

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蜀志姜維傳注

霍弋

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耶得後東遷之問

始寧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至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趾日南九眞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嶲太守 蜀志霍峻傳注

袁紹　公孫瓚

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旣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

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耶豈藉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illegible]

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順逆之
計閭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
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嗣不獲已以登界
檄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駭馬電發襲師
徒肇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
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
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
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蜂賊以焚渤海孤又不
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

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此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僑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用是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甚

如時兩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一二其德强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

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戢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

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然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我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魏志公孫瓚傳注

關靖

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

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悉送其首於許魏志公孫瓚傳注

張郃

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絶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魏志張郃傳注

許攸

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操相攻也急分諸將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

曰吾要當先圍取之攸怒魏志武帝紀注

審配

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茍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踈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

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嫡嗣上告祖宗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於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

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强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雁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剪剝民物上下歡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温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

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順送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鬄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淚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

汝假寐悲嘆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
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
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
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
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寔乞罪既不見赦而屠
辱各三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
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
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
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行而將軍師

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
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遜孔懷如初之
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
讐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
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
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城
然望旌麾能不永嘆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
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敝
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啟於心早行

其誅則我將軍銜負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懸軍不旋迴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魏志袁紹傳注

魏明帝

氐池縣大柳谷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

使鑿夫爲計以蒼石窒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魏志明帝紀注　初學記八引大柳谷至如雷消作滿

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魏志明帝紀注

史官言於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惡之於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志明帝紀有彗星見張宿下注

帝以燕王宇爲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

秦朗等對輔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因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稍閒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諱將以天下付誰帝曰卿不聞用燕王耶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

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卽豎刁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殭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舊恩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外內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涕泣固諫帝使肇勅停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說止帝帝又

從其言故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爲

即上牀執帝手强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

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於是宇肇獻朗

相與泣而歸第 魏志明帝紀注

高貴鄉公

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

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行

動乎天地天且弗違況於人乎 魏志高貴鄉公紀注

見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
乃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
魏志同上

自曹芳事後魏人省徹宿衛無復鎧甲諸門
戎兵老弱而已 已上二十三字見世說方正篇注魏志注無 曹髦
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
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
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
討之王經諫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

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衞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板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恨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爲之備髦遂帥僮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入遇見髦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髦

戰於南闕下髦自用劒揮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矣濟即前刺髦刃出於背已上又見世說方正篇注引一曰如此下無無乃欲疾除至宜見重詳乃出上無帝字無畜養汝等八字文王聞之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厚作屈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

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魏志高貴鄉公紀注引無自曹芳事後至老弱而已二十二字胄髦作帝已下凡髦字俱作帝久矣上有爲日二字奔走告昭昭爲之備二昭字俱作文王昭弟作文王弟御覽九十四引同魏志注久矣上無爲日二字無畜養汝等八字無丁卯二字遲潤作屈潤又五百五十四引司馬師葬曹髦於洛陽至或掩面而泣遲亦作屈案師字誤當作昭

郭后

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

以責問我且汝爲人子可追讐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耶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志后妃傳注御覽四百九十二又八百五十四引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以糠塞口後明帝遣殺郭后使殯如后

曹爽

是年吳將朱然入租中斬獲數千租中民吏萬餘家渡沔司馬宣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沔南留民沔北非長策也宣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

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柤中君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襲破之句疑有誤袁淮言於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與中國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

權自數十年來大敗江北繕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其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飢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強當今宜捐淮漢以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得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彊政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

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爲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以來其所亡幾何非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從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業何鳴吠之驚乎遂不徙魏志齊王芳傳注

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平路勢至險蜀已先徵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

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illegible]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嘆而關右悉虛耗矣魏志曹爽傳注

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告甚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强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尙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强昔漢人閻顯倚母后之尊

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闔八十九人[illegible]旦戶之況爽兄弟乎 魏志同上

蔣濟

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

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魏志蔣濟傳注

王淩

淩愚謀以帝幼制於彊臣不堪爲主楚王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淩使人告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

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聲色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從魏志王淩傳注愚謂令狐愚

諸葛誕

蔣班焦彝言於諸葛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

名而內寔坐須成敗其歸可見矣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內附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日困異圖生心變故將起以往準今可計日而望也班覈固勸之欽怒而誕

欲殺班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乃相攜而降魏志諸葛誕傳注

文欽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皆以爲然遂共悉衆共攻魏志同

司馬景王

初孫權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征淮南壞不復修是歲諸葛恪率軍更於堤左右結山挾築兩城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退諸葛誕

言於司馬景王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景王從之魏志齊王芳紀注

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時司馬文王爲監軍統諸軍唯削文王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勅并州並力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鴈

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魏志同上

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

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並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魏志同上

嘏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嘏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

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目瘤創甚聞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請輿疾而東 魏志傅嘏傳注

司馬文王

晉公既進爵爲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顗並詣王顗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

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頓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魏志陳留王紀注　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並詣王作並請詣謁顗曰作顗謂祥曰何侯下無與一朝之臣五字皆已作既已王謂祥曰作帝曰帝字誤然後作方字垂下有安字　世說簡傲篇注引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獨長揖不拜

晉文王與嵆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

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旣毁勦民之
命以爭强於天下違逆順之至理則仁者弗
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
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
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
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爲百姓請
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
克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
宜就旣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

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便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

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 吳志孫皓傳注

鄧艾

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注蜀志諸葛亮傳

二十七蜀志

鍾會

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之憂然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魏志鍾會傳注

鍾毓

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魏志鍾會傳注

向雄

文王聞鍾會功曹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宏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讐對枯骨捐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與

晏談而遣之魏志鍾會傳注　羣書治要二十六魏志鍾會傳注引功曹下有向雄二字　御覽四百二十引文王誅鍾會爲功曹向雄收葬王召而責之雄曰昔先王掩骨埋胔至未教亦作於教讐對作仇忿豈仁下有人字

衞瓘

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續不進欲斬旣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旣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候駕而謝魏志

鄧艾傳注

嵇康　呂安

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

魏志王粲傳注

王褒

褒與濟南劉兆俱以不仕顯名褒以父爲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向西坐以示不臣於晉也魏志王脩傳注　御覽三百九十三引王褒父儀爲文帝所殺未嘗西向坐示不臣也

孫策

孫策之始得朗也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耶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爲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魏志王朗傳注

孫權

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
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
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
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
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
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
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
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
書必與弟同休戚其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

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

魏志公孫度傳注

𦨭𧸈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强羸之數使强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别征壽春大駕入淮揚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

何氏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陷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注吳志孫權傳

孫皓

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

以爲徒士得計也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吳志孫皓傳注

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下亡也吳志同上

晉蕭

呂範勸留備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

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安撫之多操之敵而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卽從之 吳志魯肅傳注

薛珝

孫休時珝爲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

是之謂乎 吳志薛綜傳注

陸抗

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棲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合成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

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為失臣節兩譏之吳志陸抗傳注　自帖務德勝引羊祜還鎮專修德信至無求細益而已每告其邊戍無每其二字細益作小益而已作也

楊稷　毛炅

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陷

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曰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旻糧盡救不至乃納之吳志孫皓傳注白帖降引霍弋誘作霍光等戊作屯交阯無與之誓三字受其罪下作及旻陶璜圖之無稷等二字而給糧下無使守至稷旻四十九字乃納之作乃受降末有與荀吳事正類也十字

桓彝

吳魏尚書令階之弟吳志孫綝傳注 俱三國志注 已上

鍾離意

鍾離意相魯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歎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況見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周觀輿服之在焉自仲尼以來莫之開也意發視之得古文策書曰亂吾書董仲舒治吾堂鍾離意璧有七張伯盜一意尋案未了而卒張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懼探璧懷

中魯咸以爲神續漢書郡國志注又後漢書明帝紀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注引漢春秋曰帝時升廟立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案此條不知是孔衍漢魏春秋不知是習鑿齒漢晉春秋姑附於此

王經

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衞空闕寸刃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髦不

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世說賢媛篇注魏志夏侯尚傳注引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經末謂作應之有下有哉字

陳泰

曹髦之薨司馬昭聞之自投於地曰天下謂我何於是召百官議其事昭垂涕問陳泰曰何以居我泰曰公光輔數世功蓋天下謂當並迹古人垂美於後一旦有殺君之事不

惜乎遂斬賈充猶可以自明也昭曰公閭不可得殺也卿更思餘計泰厲聲曰意唯有進於此事耳餘無足委者也歸而自殺世說方正篇注

向雄

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說方正篇注

羊祜

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爲之語曰二王當朝人莫敢稱羊公之有德世說識鑒篇注

王敦

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爲荆州滔初爲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世說識鑒篇注御覽三百八十八引王敦爲荆州刺史潘滔曰處仲蜂目已露至未滔謂作濤仲謂作沖賊之作見賊

華軼

劉琨知軼必敗謂其自取之也世說識鑒篇注

庾翼

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畧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羣凶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後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數萬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於襄陽世說豪爽篇注 已上世說注

漢桓帝

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父老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笑而不答溫因與之言問其姓名不告而去水經沔水注藝文十九引至不答笑作嘯御覽三百九十二引同藝文白帖嘯引同藝文

王衍　樂廣

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文選任彥升王文憲集序注又劉先生夫人墓誌注又王仲寶褚淵碑文注引俱名重於時四字

劉毅

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毅答已帝大笑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答文帝曰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樂以此

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
禪焚雉頭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
耶湛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算計以長短相
推慕名者能力行爲之至如向詔非明恕內
充苞之德度不可爲也臣聞猛獸在田荷戈
而出凡人能之蜂蠆起於懷袖勇夫爲之驚
駭非虎弱蜂蠆強也倉卒出於意外故也夫
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逆順向
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易容而仰視陛下

者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慶不亦宜乎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引習鑿齒陽秋自殺答已起其上世祖問殺曰至不如相聽也乃所載晉書正文案其文義當亦據晉春秋所有故備錄之以足語意

晉愍帝

愍帝在長安為劉粲所攻糧盡太倉有麴數十餅屑之為粥以供奉帝麴屑盡遂降書鈔一百四十七又二十一引麴屑為粥御覽八百五十二

胡威

晉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對曰臣不

如父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唯恐人不知是不如父也書鈔三十八已上書鈔

陳羣

初陳羣爲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考之簿世然後授任初學記十二

殿

魏有顯陽殿聽政殿初學記二十四引漢晉春秋

景福殿聽政殿已上初學記

魏明帝

青龍三年七月曹叡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藝文九十八

漢明帝

明帝勤於吏事苛察踰甚或於殿前鞭殺尚書郎 御覽六百四十九

漢質帝

帝初年幼小聞梁冀專權於天下每朝出輒月之曰此跋扈將軍冀聞而大懼遂陰行鴆毒始病呼太尉李固入固前問病帝曰食煮

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不可語未絕而崩 御覽九十二

漢桓帝

梁皇后崩桓帝獨呼小黃門唐衡至北戶如廁問左右梁冀不相得者爲誰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於是帝入室定謀齧超悺出血以爲盟乃誅梁冀 御覽四百八十

漢獻帝

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近侍莫非曹氏黨舊恩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入朝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御覽九十二

羅獻

初魏軍始入蜀劉禪分二千人付羅獻留守

烎聞蜀敗遂起兵遣盛憲等水陸並到說獻以合從之計獻謂諸將曰今據孤城百姓無主烎人因釁公敢西過宜一決戰以示衆心遂銜枚夜出擊破憲 御覽三百五十七

曹爽

曹芳謁曹叡墓於大石山曹爽兄弟皆從於是司馬懿閉四城遂與太尉蔣濟俱屯洛水南浮橋奏罷爽兄弟不知所爲芳還宿伊水南發屯田數千人樹鹿角爲營 御覽三百三十七

晉武帝

武帝改營太廟南致荊山之木西採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塡以丹青綴以珠玉以麗之也 御覽五百三十一

晉懷帝

懷帝陷於平陽劉聰加帝開府儀同三司會稽郡公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名久矣卿以所作樂府文示朕曰劉君聞君善

詞賦試爲看也朕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又贈朕桮弓銀硯卿頗憶否帝曰安敢忘之恨爾日不得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之甚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漢將興應乾受曆故爲陛下自相驅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甚有喜色御覽五百八十八引

晉春秋案諸書引孫盛晉陽秋亦有作晉春秋者故兩存之

齊王冏

齊王冏之方盛也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能便去耳有識者聞而惡其言御覽三百七十一

傅玄

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毁禮傷義常以爲歎今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而實行喪禮喪禮行除服何爲耶若因此

革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厚風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玄曰漢文以來世乃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下除此爲但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君子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廢無父子之爲重豈不蔽哉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於其心三綱之

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猶之未遠其傳玄之謂也御覽五百四十七　書鈔九十三陳補引至斷矣

陳騫

陳騫兄丕有名於世與夏侯玄親交玄拜其母騫時為中領軍聞玄會於其家悅而歸既入戶玄曰相與未至於此騫當戶立良久曰如君言乃趨而出意氣自若玄大以此知之御覽四百九十八

補遺

漢章帝

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而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續漢書祭祀志注